由台灣官營農業移民探討日本帝國主義的特色
——「堀上脇的手記」爲中心

岩村益典*

提　要

本報告，一邊介紹「堀上ワキ的手記」，一邊希望考察在台灣官營移民的問題。現在筆者研究，著重在台灣的官營移民和有關帝國主義關聯等的題目，此次，是其中的一部份，介紹許多論點中的一部分。

要談台灣的官營農業移民，不但北海道的移民和日本到其他國家的移民等比較研究，不僅限於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的比較，農業移民以外的漁業移民等的比較討論，當時的總督府跟中央政府的關係調查，更加成為必要且重要。

從日本各地區而來的農民被限定在一個狹窄的區域，一起集體生活，這就是移民村。由於是農民，因此使用的語言，特別會成為那個地方的方言。因此，移民村內的生活，與日本國內普通的農村不同。特別關於習俗，推測形成自己獨特的特色。這裡逐漸形成和以往日本國內村莊不同的特殊社會。

關鍵字：移民、移民事業、帝國主義、官營農業移民、農業移民、農村、原住民、花蓮港、東海岸、台灣總督府、宗教、方言、當地調查、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墓地、移民村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一、緒　論

「台灣的回憶」

賭上父母的生命
開荒的花朵被切斷
我要如何做

明治 45 年 1 月 6 日
父親堀上熊吉慶應元年 2 月 10 日生 48 歲
母親サダ(sada)慶應 2 年 8 月 8 日生 47 歲
次女ワキ[1] 明治 35 年 11 月 10 日 10 日生 10 歲
志同道合的伙伴
湯淺虎吉、堀上與八、湯淺平七
細谷安次和田渕喜三太等五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及其家族，同時由讚岐高松港出發，乘坐かさと(kasato)丸號跨越玄界灘，航向未曾見過及僅只於聽聞而未知的場所，位於南方的國家，作爲移民的地方。

……(戰爭結束後的撤回繼續)

上述的「台灣的回憶」，從作者ワキ的弟弟的堀上吉治手中得到的文章，是用手書寫的[2]。堀上一家，像手記上一樣，在 1912(明治 45 年)年時，移民到台灣。這是，1910(明治 43)年設置在台灣花蓮港吉野村的移民。這個移民是在台灣第一次的官営農業移民[3]。

本報告，一邊介紹「堀上ワキ的手記」，一邊希望考察在台灣官營移民的問題。現在筆者研究，著重在台灣的官營移民和有關帝國主義關聯等的題目，此次，是其中的一部份，介紹許多論點中的一部分[4]。

---

[1] 這個手記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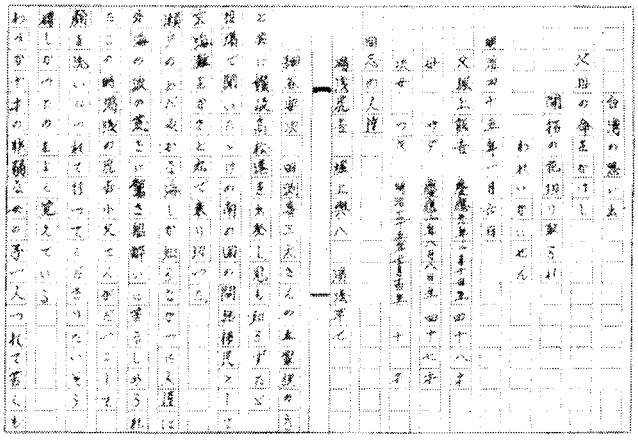
[2] 這個手記，2004 年，從堀上吉治得到。再者，同時期前後，也從同為移民子孫，廣島大學研究所鈴木昭吾教授手中得到。再者，承蒙鈴木昭吾老師提供，高橋邦彥，《母親，高橋ウメ的一生》，個人出版，1985 年。本報告的內容也包含其中一部份。再者，本草稿中記載「堀上ワキ的手記」。

[3] 堀上ワキ是故人，不過，兒子堀上吉治先生，出生在花蓮港吉野村，現在居住日本熊本縣，和筆者有親密的交往。有關公開發表，筆者特別得到堀上吉治的允諾。

[4] 筆者目前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的正規學生，現在，並且為三角湧文化協進

二、問題的所在

堀上ワキ的手記是用原稿用紙書寫「昭和四十五年十月，僅就記憶所及書寫。堀上 waki 六十九歲」壽終正寢。



堀上一家，是香川縣人氏，像手記一樣在 1912(明治 45 年)時移民台灣。成爲 1910(明治 43 年)時，設置在台灣花蓮港吉野村的移民[5]。

從ワキ的手記，被題名爲「台灣的回憶」中，「賭上父母的生命 開荒的花朵被切斷 我要如何做」的文章開始，到 1945 年由於戰敗，必須返回日本本土，透露遺憾的感情，緊緊地流傳。

反覆回顧文章手記的最後，增加 2 個文章，如下列表示一樣[6]。

「賭上父母的生命 開荒的花朵被切斷 我要如何做。ワキ台灣的麻煩是什麼呢，鼠疫、霍亂、腸 chibisu，加上嗡嗡作響的瘧蚊，和從前被高唱的荒野。 台灣有什麼有名物產呢，砂糖、烏龍茶，並且稻米可以二穫，滿山遍野的金黃色花朵。」

會三峽藝藍染隊的一員，台北縣政府、花蓮縣政府一起進行著各種調查發表活動，關於此次發表內容，包含著筆者 2005 年 1 月 2 月花蓮縣的調查項目，調查結果的一部份。關於筆者的活動，在德島新聞 2003 年 8 月 31 日被報導出來，也呼籲自讀者提供信息。這個短篇論文，多項論點是包含在筆者研究的一部分。

[5] 2004 年 9 月訪問時堀上吉治先生談。

[6] 紙面的關係上，筆者加了句讀點。

堀上一家移民台灣的時候，ワキ才 10 歲，戰爭結束時是 45 歲。假使現在仍然在世的話，是瞭解從移民開始到結束詳細情況的一個人，可說是非常珍貴。筆者，和ワキ的弟弟吉治[7]，交往密切，2004 年，在吉治的家投宿，從他那裏聽聞許多事情。

關於官營移民的研究，是雖說不多，但，主要是以鍾淑敏《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8]，張素玢《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9]的爲主，內容也是按照資料，是非常出色的論文[10]。可是，主要引用是不具有豐富資料的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等。那些資料，許多事後被編纂。筆者，在過去的研究上，包含日本方面，台灣方面的官方面資料和報紙報導等，明確瞭解當時情形，同時，一邊考察移民問題，特別是以花蓮港三移民村爲中心，一邊嘗試著以此觀點，考察日本帝國主義。

三、本　文

（一）移民的開始和條件

「乘坐 kasato 丸號跨越玄界灘，航向未曾見過及僅只於聽聞而未知的場所，位於南方的國家，作爲移民的地方。」「官營移民的資格，第一是要有家族，及持有現金四百日元，當時四百日元可說是巨款。「出發之後，心中發誓，不管任何事，三人咬緊牙關，不獲得最後的成功，決不罷休。」「家和土地未滿 13 年無法得到所有權。擁有自己的財產，回到故鄉一次是自己的夢想。」「最初沒有自己的房屋，和其他許多人居住在吉野村入口處，豆蘭地方的寺廟。」「生活居住在豆蘭的寺廟，約 10 天到 2 個禮拜左右。」

吉野村是台灣最初的官營農業移民村。現在的研究，是探討花蓮港內的吉野

---

7 現在居住日本九州熊本。

8 鍾淑敏，〈日據時期的國營移民〉，《史聯雜誌》8 期（台北：史聯雜誌社，1986 年）。

9 張素玢，《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台北：國史館，2001 年）。

10 最近日本，有大平洋一，〈住民の手記に見る台湾東部豊田官営移民村の生活環境〉，《史峯》10 號（日本：筑波大学東洋史談話会，2004 年）;大平洋一，〈日本統治時代台湾における日本人移民事業に関する研究動向〉，《東アジア地域研究》11 號（日本：東アジア地域研究学会，2004 年）。

村，豐田村，林田村。在台灣，官營移民開始以前，已有私人的農業移民存在，不過，經費等以移民事業者和移民者出發，這樣的意義，這與官營移民不同。並且，必須關注的是，這個官營移民，是「開荒移民，開墾移民」。報紙等的報導，記載開荒移民與其他移民是有所區別。

吉野村移民指導所，明治43年3月設置豆蘭移民指導所後，6月改名吉野村移民指導所，1917(大正6年)年3月底廢止，其次，豐田村移民指導所，於1913(大正2年)4月設置，1918(大正7年)3月底廢止，並且，林田村移民指導所，1914(大正3)年2月設置，1918(大正7)年3月底廢止[11]。

在這裡，有關對吉野村移民，能容易理解的資料，有日本時代的吉野村「宮前」地區，吉野神社前有塊「拓地開村」石碑[12]，記載著「明治 43 年 2 月台灣總督府設立花蓮港的豆蘭移民指導所，……明治 44 年，從德島縣吉野川沿岸的移民最多，最後名稱被稱爲吉野村。……本來這個土地，居住許多原住民，開荒困難也有疫情，是非常慘痛的狀態。……吉野用水渠道的修復工程也竣工，事業也繼續前進。(大正 8 年作成)」。

從ワキ手記與拓地開村碑著手，雖然 1910(明治 43)年開始官營移民，不過，明治 42 年開始的資料也有。關於這點，筆者也做調查，從德島每日新聞上 1910 年 2 月刊載募集的報導記載。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記載，指導所建築從 1909(明治 42)年開始，計劃本身 1909 年就開始。

可是，問題是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的記載[13]，記載移民募集，1910 年 2 月派遣募集官到德島縣，不過，與 1 月 21 日的報導內容有差異點，因此應該更進一步調查。

並且，關於移民的條件，希望由下面的報紙報導知道[14]。「官營移民的條件如下。一、強調永久居住，二、素行正確且不曾受刑，三、以農業專業的家族移民，四、攜帶資金二百五十日元以上的話，總督府六塊席二間和有廣場的住宅和旱田

---

[11]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北：台灣總督府，1919 年)，頁 33。

[12] 吉野村，現在為花蓮縣吉安鄉。

[13] 台灣總督府，同前引書《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 101。

[14] 今村特派員，〈台灣的經濟狀態其一其二十九〉，《朝日新聞》1913.10.17-1913.11.24(大正 2 年)。

地的話，二町九段四畝步，田的話，一町五段步的土地和二段步以內的宅地和農具和耕牛一頭和一町步，付十七日元的肥料費，可以有以下的補助。一、房租的半價，二、農作物的種苗，三、瘧疾預防藥，四、開墾費的一部分，五、折扣券，前項借款，從移住後第四年，無利息的從十年歲賦，每年四十七八日元返還」。

在這裡的問題是，根據資料，條件有一部份不同。這個意味著什麼？恐怕，隨著移民事業前進，條件也逐漸變化？根據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及報紙報導，同時，ワキ的手記中也記載，如果經過 13 年取得所有權，返回日本的夢想，此外，想賣土地去從事其行業的人好像很多，官方也擔憂。確實，現在關於調查中的官營移民，條件嚴厲，不過，也有很多的保護，報紙報導內能找到，「破例的好條件」、「農民的天堂」的文字[15] 。在此，提出新的論點，指出吉野村的初期移民，對豐田村和林田村的移民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ワキ的手記內，堀上一家台灣移民，是 1912(明治 45)年，那時的條件，與最初的募集時報紙報導不同。並且，豐田村移民開始，是 1913(大正 2 年)年，林田村是 1914(大正 3)年[16]。這 2 村的移民條件比較和移民開始的條件比較變得重要起來。隨著移民進行，是如何改變？要研究這個問題，其實，更明確調查移民者的出身也有必要，現在正調查中。

最後想說關於吉野村的命名。拓地開村石碑中，吉野村的命名理由，從吉野川流域來的人很多[17]。一般當時來自德島縣移民很多，不過，到底吉野川流域是不是很多，那是個問題。除筆者以外能發現關於此點並沒有，也沒有接觸此項研究，不過，會成爲問題，是「從德島縣來的人很多。在德島縣有名的東西是吉野川。因此是吉野村」的理由與「從吉野川沿岸來的人很多。因此是吉野村」的理由不同。說到原因，德島縣的吉野川流域，是不是說日本少數第一的「蓼藍和蓼藍麵糰兒」的產地，蓼藍染色也繁盛。如果，從吉野川沿岸來的人很多，很難說明「爲何吉野村沒有蓼藍染色」。現實是，筆者 2003 年進行實地調查。結果發現，可以作爲判斷的是，首先，當時 94 歲的吉野村出生的男性，說了「確實德島縣的人多，

---

[15] 〈東海岸和北台灣〉，《台灣日日新報》1917.12.2-1917.12.15(大正 6 年)等。

[16] 台灣總督府，同前引書《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 32。

[17] 同前引書，吉野神社前的〈拓地開村碑〉。

而成爲吉野村」。並且，實際試著去吉野川工程的地方。那個地方，說不定適合農口，德島縣內也有不是吉野川沿岸地域，譬如鳴門等的人也不少，這樣可以明白解開吉野川沿岸說是業用土地，不過難說能適合蓼藍，是恐怕跟當時沒有蓼藍有關。並且，經由調查戶誤解。如果那樣，蓼藍染色在吉野村沒能發達就可理解。蓼藍麵糰兒，蓼藍染色是含有資本主義要素，是能賺錢的產業，與純粹的農業有異。關於這點，和糖業比較也是個研究問題[18]。

因此，雖然好像並不是說從吉野川沿岸，來的特別多。不過戶籍資料，1910年當時並沒有留下，從其他方面著手調查中。實際上報紙報導，並沒有證據顯示，爲了因吉野川工程而失土地的人，召開說明會[19]，以外的人並沒有。倒不如說，官方的思考，是意圖打算發現較優良的移民，有這樣思考較妥當。

並且，新的問題，是「爲何是德島」。雖然資料裡，有德島縣移民北海道的優良事績等理由，不過，其他的人際關係，德島和台灣總督府之間，必須加上調查。1895年占領台灣以後，15年未實施，或實行不能實施的官營農業移民，總督府和中央政府的關係和各內部的情況必需詳加調查。

其次的問題，是「爲何是花蓮港」的問題。資料中提及除花蓮港以外沒有適合的土地，花蓮港正好有土地的理由，不過，關於這個點，調查官方的同僚是非常重要[20]。

---

[18] 關於這個點，根據「ワキ的手記」，清水半平，《吉野村回顧錄》，個人出版，1971年，依據其他的手記，移民，當初，記下嘗試各種的作物，不過，其中有關蓼藍並沒有記載。德島縣藍住町和教育委員會的採訪，北海道移民有蓼藍商業務成功的例子，可是，關於台灣的移民則不明白。其實，不但藍住町，週邊的探聽，也發現沒有人知道關於台灣移民的事，連德島報社也不知道台灣的最初的國營農業移民，是德島同縣的人這件事。但是，筆者將信息提供給報紙報導的連繫，關於這點，另外介紹吧。只是，根據那個信息提供者的言詞，說不定嘗試過蓼藍，不過，好像沒成功的樣子。實際上，蓼藍染色不只是農業，即使培育蓼藍，與日本同樣的蓼藍，不做蓼藍染色也不能利用。如果那樣，即使是在台灣進行馬藍，不過，當時的需求，已有化學染色發明，需求已變少。

[19] 〈台灣移民募集〉，《德島每日新聞》，明治43年2月21日。

[20] 上列《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54-58。清水半平。同前引書《吉野村回顧錄》。準備本來是原住民的土地給移民用，不過，關於那時的方法，是有疑義事實(七腳川事件)。

（二）移民者的生活環境

「家六個草蓆大二間，庭園相當寬廣。吉野村清水五十二號、吉野村一八一號　土地三町步房、地一反步牛農具是借貸，土地最初分配給開拓者宮前的人們，三町步一角爲單位分配，好的土地和壞的土地差別很厲害，清水是依好壞分爲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土地好壞平均分配，三等地的距離相當的遠」「清水是縱四份橫(側)三份四組分開，自來水的水槽有四處，各自水槽提供附近共同洗澡(水)，各家家中沒有浴室」開始從花蓮港朝向吉野，在左側有的簡陋的學校，從一年到三年一起讀書。……暫且，道路右側完成非常棒的學校」「大正二年九月一日刮起大暴風雨，終於適應吉野的家，沒有一家可以挺立幸存，吉野村的房屋全倒，無一倖免。颱風之後，瘧疾大流行，老人和孩子相繼地死亡」「在總督府的援助下從新改建，……。在此之前，只有宮前和清水，以中園爲中心產生，成爲區鄉公所、學校　、寺院和吉野村的行政中心」「村也有人民會，……。已往爲原野，也成爲非常棒的稻田……」。

關於吉野村的地圖，堀上吉治與志願者一起依靠記憶所及，製作吉野會小冊子[21]刊載。

在吉野村有，村公所、小學、幼兒園、農林學校、醫院、2 處寺院、神社、警察派出所，購買部(總店，3 分店)、牧場、碾米廠，1945(昭和 20)年度當時都存在。再者，有關組織，本議論指出台灣最初的青年團是在吉野村成立[22]。

關於稻作，1913(大正 2)年的吉野州、宮前水路的完成，開始水利設施的改善，至少改變爲更好[23]。同時，在滿洲移民的模範村，被認爲是滿洲移民之父的加藤完至親，於昭和 7 年視察吉野村。除稻作成功以外，煙草應該特別書寫。煙草栽培是日本人特權，也容易銷售。

豐田村的土地，從 1906(明治 39)年開始，由賀田組管理的預約出售，是賀田

---

[21] 再者，吉野會小冊子，雖有吉野村的說明，不過，如果根據堀上吉治說法，這據說是從吉野村回顧錄轉載。

[22] 1941 年。為何吉野村有青年團，是應該研究的重要課題，現在進行中。再者，跟同風會的關聯在這裡應該被指出。

[23] 蓬萊米以前，在吉野村青木完成了青木米是 1919(大正 8)年（清水半平，同前引書《吉野村回顧錄》，頁 61-63。

村農場的一部分。官営移民採用賀田組公司移民 20 戶中的 11 戶。有關林田村，於回顧錄中，指出原住民的驚異和野獸的受害最多。1937 年當時，3 移民村全體的日本人數約 3400 人[24]。

（三）移民者和原住民

「日本人被教育須爲台灣人、阿美族、高砂族学習範本。阿美族的男性，把長度三寸手指粗細的竹放入耳朵中，裸身、在頭上穿戴紅的長毛線，看上去簡直像門神一樣。女性腰間捲著刺繡包袱一樣，咬著檳榔，吐出血紅的唾沫，似乎像舔血一樣，兒童心裏會感到可怕。但是聲音，是具有美妙的聲音，在水牛的背上，eehoiyahoiya 大聲的唱著。高砂族住在山上，有傳聞獵取人頭的說法，因此山腳下所有崗哨皆圍起鐵絲網。」

本論的問題，是官営移民爲開荒移民計劃而建立村莊。日本居住區域和台灣人居住區域是分開，跟原住民分開，需加入關心。跟原住民關係處不好的時期，利用原住民的土地，開始官営移民，對原住民的襲擊等必須加以應對[25]。

關於日本人和台灣人，原住民的關係，在「台灣總督府官営移民事業報告書」設有「移民村和本島人和原住民」專節于於說明[26]。以前東台灣，漢人很少，在移民政策上沒有特別記載，有關藩人也就是原住民有記述。總之，由於官営移民即由於日本人大量地移住，怎樣影響蕃人，這樣的議論觀點成爲很有趣論點。

記載內容，由「1.耕作上的影響」「2.藩人勞動的影響」「3.移民收容和撫蕃」的 3 項組成。關於內容，限於文章關係不得不割愛,簡單說，官営移民在理蕃政策上也有效，是其說明主旨。據說關於藩人，區別爲「生番」、「熟蕃」，並教育須當心生番。只是，台灣總督府官営移民事業報告書，是以官営移民成功觀點來寫的產物，對台灣總督府來說，高度關心理蕃政策，並希望在官営移民也有效，有這樣的心情不是嗎，這是要加以指出。並且，另外一個，是日本人和漢人、藩人，雖然生活空間被分開，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交流，是能夠理解。但是，台灣

---

[24] 台灣總督府，上列《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 338。

[25] 七腳川事件。

[26] 上列《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 330-336。

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是從日本人的觀點書寫，這樣的事也不能忘記[27]。

（四）移民者的工作

「大正三年開始製作煙草。最初從三畝(日制)開始。大正五年和藤下共同建造煙草乾燥室。在清水，最初父母和子女三人拼命工作」「十六歲的時候，姐姐從國內一個人渡玄海灘回到父母身邊。去做河川工程的工作」

官營農業移民的條件之一是做農業，當然，將土地給佃農耕作是不可以。可是，官營移民結束後，因此，取得土地的所有權之後，實際上，好像有將土地給漢人耕作的講法[28]。同時，也有敘述借給花蓮港的酒館事情[29]。

（五）宗教關聯

「到九月因爲工作變少有較多空閒，每年去寺廟，練習縫紉。老師是西本願寺傳教所和尚的太太。名字是岡本太太，說實在非常棒的人。教人作爲人的知識禮儀禮法，茶道，花道，及我人生的堅實基礎態度」

吉野村中，吉野神社和淨土真宗西本願寺系的寺院和真言宗門的傳教所各存有一個。淨土真宗的寺院在中園，是村營。真言宗門的寺廟，是所謂的「真言宗吉野傳教所」，現在是中華民國的國家第 3 級文物「吉安慶修院」。住持是「堀」氏現在自稱爲「佐伯」姓。是私人所設立。能夠顯示真言宗吉野傳教所的特徵是四國 88 處石佛的存在，筆者認爲這個也是受到移民大量來自四國的影響[30]。再者，村營的傳教所是預定在移民計劃上，修建當初宗並未派決定[31]。

問題是，移民村和墳墓的問題[32]。1945年的戰爭結束當時，移民村有墳墓的事

---

[27]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時候，攏絡地方有勢力的漢人，統治支配下層人民的行動，筆者另外的研究將提出。

[28] 2005 年 1 月，在林田村的田野調查及《母親，ウメ的一生》等，有許多的資訊。在林田村的現地調查，日本人區域和台灣人區域是分開。

[29] 同前引書〈東海岸與北台灣〉，《台灣日日新報》。

[30] 佐伯和筆者有親密的交往，今後也將持續訪問廣島的寺院做現地調查。再者，關於淨土真宗，現在開始對西本願寺調查。

[31] 同前引書《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 150。

[32] 這個說不定是設立私人傳教所的理由之一。

是沒錯[33]、1917(大正2年)當時移民村(吉野村)是沒有墳墓[34]。移民考慮供奉祖先和自己永久定居的問題意識上，是件重要的事。再者，關於這點，「堀上waki的手記」內，記載著「爲能得到金錢，而回日本」的這樣意味存在。詳細情況本論文不觸及,不管表面上如何，實際沒打算永遠定居意圖的移民是存在的。現在正調查中。

（六）戰爭結束與回鄉

「我十九歲結婚一邊受惠於三男二女一邊是汗和眼淚的結晶。……長女婿在戰爭結束一週前的八月九日，於 B29 最後的攻擊戰死台北機場」,「二十一年四月六日父母必須離開自己流血流汗所開墾的吉野村」,「現金一人一千日元，和服，夏天和冬天各三件，棉被一人二個，此外皆無。……登上驅逐艦面向……國內出發。……夢想和希望都沒有……四月十二日早上於鹿兒島登陸。是第二次艱苦奮鬥的開始，我想這是我一生難以忘記的早晨」。

關於戰爭結束和回鄉，和張素玢[35]並沒有多次的接觸。但是，戰爭結束當時，清水半平氏等，向陳儀提出願意留在吉野村的申請，一度被接受，這個事實也應指出[36]。因此，一度希望者應該可能留在吉野村，但國民黨方面態度的改變反悔，所有人必須遣返回日本。至少，比較上，吉野村較好的事件。此點筆者已有調查，希望另找時間重新介紹[37]。

四、考　察

讀「堀上ワキ的手記」，筆者最關注的事，是在手記中，「完全沒有描述與台灣人的漢人和原住民，一起遊玩和工作」[38]。這個個人認爲極爲重要，基於這個

---

[33] 根據 2004 年在吉野會的當地調查。吉野村內各地都有設置墓地。

[34] 同前引書〈東海岸與北台灣〉,《台灣日日新報》。

[35] 張素玢，同前引書《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

[36] 清水半平，同前引書《吉野村回顧錄》，頁 147-149。

[37] 撤回之後的移民者，普通上是不是辛苦，《母親，高橋ウメ的一生》，在德島吉野會的訪查中了解。

[38] 「試著寫昭和 45 年 10 月記憶，是限於僅有的記憶」儘管記下的已不存在。《母親，ウメ的一生》，記載把土地給台灣人佃耕的事實。

問題認識的調查，不過，「母親，高橋ウメ的一生」也同樣，其他定期性地和外部交流，像目前資料一樣現在並沒有發現。此外，參加 2004 年的吉野會時，筆者唱了台語歌「望春風[39]」，不過，沒有知道這首流行於戰爭結束前的歌曲，使筆者也非常吃驚。筆者認爲，從此能看出台灣文化是被隔絕於官營農業移民村的特徵。

更進一步，只因外部原因而能決定這個封閉環境，是個問題。說不定是受所謂日本人的國民性影響。根據這個想法，給予過多的保護，也許可以說跟村外交涉必要性不多有關，不過，問題勿寧是，爲何，給予如此保護呢。有關這些，筆者現在正研究中。

從以上的考察也能理解，日本時代花蓮港的官營農業移民研究有許多的問題和疑問。雖然，幾個在本論文內發表，但對全部的問題應該回答，因筆者現在正研究中。只是，要談台灣的官營農業移民，不但北海道的移民和日本到其他國家的移民等比較研究，不僅限於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的比較，不但北海道的移民和日本到其他國家的移民等比較研究，農業移民以外的漁業移民等的比較討論，當時的總督府跟中央政府的關係調查，更加成爲必要且重要。並且，以前的研究並沒有很明確，在移民撤回時情況詳細調查中，1945 年開始到 46 年，能夠知道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行動和意義[40]。

五、結　論

台灣對日本來說是最初的殖民地。並且，吉野村，是台灣最初的官營農業移民村。以此爲模範，而有豐田村、林田村的開村。最初的殖民地、最初的官營農業移民，對國外的移民，這是東台灣花蓮港農業移民的意義。

對日本而言，最初正式的移民，是對北海道的移民。這個北海道移民可以想像對花蓮港官營農業移民計劃裡有很大的影響，不過，這不是此次的目而不在此敘述。可是，即使有怎樣的目的，調查官營移民開始的經過是非常重要是能夠理解。以官方而言，台灣總督府和中央政府的關係和情況不同，經過占領 15 年後才

---

[39] 李臨秋作詞，鄧雨賢作曲(1933 年發表)的台語流行歌。

[40] 筆者，戰爭結束時候在花蓮港居住的男性公務員進行訪談。他在日本人撤回後，仍留在台灣，不過，據說用蔣介石的判斷而返回日本。詳細在論文化時介紹。並且，從德島縣的復員者名簿著手調查內容。

開始，爲何有此情況，此次介紹可說提及對於當移民村有很大影響的特徵。

從日本各地區而來的農民被限定在一個狹窄的區域，一起集體生活，這就是移民村。由於是農民，因此使用的語言，特別會成爲那個地方的方言[41]。可是，實際上，像回顧錄一樣，村民的溝通上，當初也發生困難。因此，移民村內的生活，與日本國內普通的農村不同。特別關於習俗，推測形成自己獨特的特色。這裡逐漸形成和以往日本國內村莊不同的特殊社會[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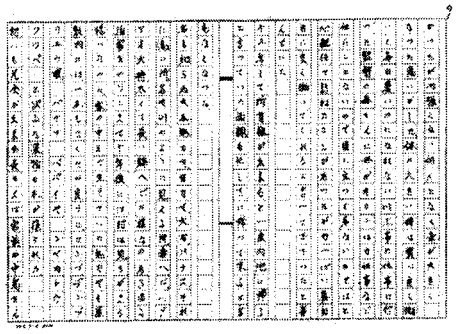
附錄：史料「堀上ワキ的手記」全文[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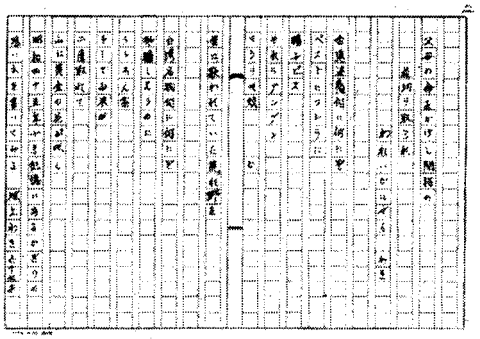
一、 日文版

[41] 清水半平，同前引書《吉野村回顧錄》，頁 57。

[42] 這個論文受到淡江大學碩士蔡水秋先生、名古屋市立大學山田あつし先生，廣島大學研究所鈴木昭吾先生，大平洋一先生為首，及許多人的協助完成。在這裡提出感謝之意。中文翻譯是由蔡水秋先生及福懋興業陳副總信鈕指導和修正。

[43] 這個手記，2004 年，從堀上吉治得到。中文翻譯是由蔡水秋先生指導和修正。非常感謝。





台湾の思い出

父母の命をかけし　　開拓の花切り取られ　　われいかにせん

明治四十五年一月六日

父　掘上熊吉　　慶応元年二月十日生　　四十八才

母　　サダ　　慶応二年八月八日生　　四十七才

次女　　ワキ　　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十日生　　十才

同志の人達　　湯浅虎吉　掘上與八　湯浅平七　細谷安次　田渕喜三太さんの、五家族の方と共に讃岐高松港を出発し、見も知らずただ役場で聞いただけの南の国の開拓移民として、玄界灘をかさと丸で乗り切った。瀬戸のおだやかな海しか知らなかった人達は、海外の波の荒さに驚き船酔いに苦しめられたこの時、湯浅の虎吉小父さんが、だっこして顔を洗いにつれていってくださり、たいそう嬉しかったのをよく覚えている。わずか十才のひ弱な女の子一人つれて、若くもない両親がなぜ？海千里乗りこえた台湾に出かけて行ったのか進取の気性に富んでいたからなのか、当時思いたった気持ちは、今でも判らない。官営移民第一の資格は、家族のいること、現金四百円持っていること、当時四百円は大金であった。出発したからには何事があろうとも親子三人石をかじっても立派に成功しなくてはと心に誓いあっていた。

家も土地も十三年たたなくては所有権がもらえなかった。自分のものになったら一度故郷に帰るのが夢だった。高松を出発したのは一月六日お正月をすませたばかりであった。波荒き玄界灘を乗りきり目的地台湾の東海岸花連港の沖に着いたのは、十四日にもなっていた。朝早く着いたのだが、それからが大変だった。港のない浜には大きな船は岸から、はるかな沖合いに停泊し、そこからハシケと呼ばれる小さな船に乗りうつり上陸するのです。風が強く波の大きい時は何日も上陸することが出来ない事もあるので、上陸する希望と不安と物珍しさとで、新しい土地をふんだのだった。一番最初は自分の家など無く吉野村の入り口に、あったタウラン[44]のお寺で大勢の人達と生活した。父母は旅の疲れを癒すまもなく、すぐ働きに出ていた。そのころのタウランの道は歩くとゆらゆらゆれていた様な思いがした。タウランのお寺での生活は、十日か二週間くらいであったように思う。

そして、いよいよ第二の人生の生活の場となる我が家に行く日がきた。その出発の時、母親が水が一番大切だからとヤカンいっぱいの水を持たされたのには、

[44] 豆蘭。

遠い道、重くて困った。家とは名ばかりで、家の中にまで鬼カヤの生えていたのを思い出す。家は六畳二間、庭はだいぶ広かった。吉野村清水五十二番戸　吉野村一八一番戸　　土地三町歩　屋敷一反歩　牛農具は、貸与　土地は最初の入植者宮前の人達への割り当てが三町歩一角にして割り当て、良い土地と悪い土地とで其の差がひどく、清水は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と土地の良さで割り当て、三等地などは、ずいぶんと、遠くにあった。いろいろな物事が決められて、これからが両親の希望と苦闘が始まったのである。

朝は私が学校に行く前に家を出て夜は暗くなっても、なかなか帰ってこなかった。　私は一人で毎晩のように田んぼから家まで何町歩あるから、一間を何足で歩くと、いくらかぞえると帰ってくると淋しさと心細さに涙を流しながら、数をかぞえて待っていた。両親は田んぼへ、私も元気に学校へ行った。始めは花連港から吉野に向かって左側にあった粗末な学校で一年から三年まで一緒に勉強した。私は三年生　学校までのみちは、遠かった。男の子達が先に行き道いっぱいに生えている力草をむすび合わせ、後ろから、わあーと、おいかけて、其の草に足を取られて、ころがるのを面白がって毎日するので困ったが楽しい毎日でした。しばらくして道の右側に立派な学校が出来たのです。其の時は、四年生になっていた。先生方のお名前は忘れてしまった。磯野先生は同県であったからか、とても可愛がって下さった。

大正二年九月一日大暴風雨が吹きあれ、やっとなじんだ吉野の家も、立ってる家は一家も無く吉野村は全滅だった。台風の後、マラリヤが大流行し老人や子供が次々と亡くなった。年老いた両親をもつ私は人事と思われず心配な毎日でした。総督府の援助で建てなおし、人々の必死の努力のお陰にて立ちなおったのです。心配した両親も元気に働いてくれました。それまで宮前と清水だけだったのが、中心に中園が出来、役場　学校　お寺と吉野村の行政の中心となる。

台湾人アミ族　高砂族と居て内地人はこの人達のお手本にならねばと教えられた。　アミ族の男性は耳に長さ三寸指位の太さの竹を入れ、裸で頭に赤い長い

毛糸をつけ、まるで仁王様のようにみえた。女性は腰に色々と刺繍した風呂敷のようなのを巻き、びんろう樹の実と石炭をかんで、赤いつばをはき、血をなめたように思われ子供心に恐いとおもった。でも声は、いい声で水牛の背の上で、エーエーーホイヤーホイヤーと大きな声で歌っていた。高砂族は山に住んでいて、人の首を取るとのことで山の麓には、それぞれ番所があり鉄条網が、ずっとはってあった。父と母は一生懸命開墾した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先ず一番近い一等地から木を切り、根を掘り鬼カヤをのけ、大きな石をかたずけ年老いた両親の血と汗の結晶の畑が出来た。始めにカンシヤ（砂糖キビ）をつくった。お金が手に入ると、おリンが可愛そうだからと、父の弟の子供の無い人に養女に残してきた姉によく送金していた。五年生　六年生の時は中園の小学校に通った。学校から帰ると毎日、牛に食べさす草刈りに行った。手袋も無く鬼カヤを刈るので手はいつも傷だらけ、学校で手を上げるのが恥ずかしかった。五年生　六年生共に一番になれた。卒業は大正四年、卒業式には大きな風呂敷につつむほどの御褒美を戴いた。両親が年老いていたため私の卒業を待ちかねて、高等科に行けなかったのが残念でならなかった。

同級生には　田淵ヨシミ　西川シゲル　味村コユキ　山本エツコ　宮田　鈴木トキ　福永ヨシ子　鈴木アサミ　大井栄吉　鳥羽大助　桑原　池上菊雄　上岡辰熊　須田義一　村岡進一　思い出した友は、この人達だけ、ほかの人はわすれた。清水は縦四丁横三丁四組にわかれ、水道と言っても水をためているタンクが四ヶ所に有りそれぞれタンクの近くに共同風呂があり家いえにはなかった。共同風呂の人達は(改行)　古賀　花岡　臼杵　新田　鈴江　南里　竹川　随行　松尾　沖村　松尾　堀上　の十二家(改行)　この人達が交替で風呂焚きをした。大勢の人達が入るので、あまりきれいだとは言えなかった。大正三年煙草を作り始めた。最初は三畝からはじめる。大正五年藤下さんと共同で煙草乾燥室を建てる。清水では最初親子三人で一生懸命働いた。朝は朝星、夜は夜星、それでも楽しい毎日でした。九月になると仕事が少し暇になるので、毎年お寺さんへ、お裁縫のお稽古に行く。先生は西本願寺布教所のお坊様の奥様でした。お名前は岡本様と申し誠に立派なお人でした。生まれきて人としての心

得礼儀作法、お茶、お花、私の人生の基礎作りをしっかりと教えて下さいました。十六才の時、姉が内地から一人で玄海灘を渡り両親の元に帰って来ました。今まで一人で淋しかったが心強くなり何となく気が大きくなった思いがした。体の大きい姉は実に良く働いた。　毎日暑いのに、なれない川工事の仕事に行った。監督の森さんに母がオリンは力仕事など、したことないので役にたっていないのでは、と心配して尋ねたことがあったが、力一ぱい真面目に良く働いてくれる、と言って下さったと喜んでいた。

十三年して所有権が出来ると一度内地に帰る、と言っていた両親も、忙しさに帰ってくると言わなくなった。名も知らぬ大木　鬼カヤ　甘カヤ　大石　バラス　それに高い所　谷や川のように見える所　毒へび　ハブ　アオ大将　太くて長い錦ヘビのような、あらゆる迫害をのりこえて、十年後には村は見違える様になった。家の中まで生えていた鬼カヤも屋敷内には一本もなく、そのかわりに、マンゴ　デンブリユウ眠　バナナ　パパイヤ　シヤカトウ　クワバ　と沢山な果物の木が植えられた。　村にも民会が出来、会長さんは宮前の中島さん・清水からは、合田の小父さんや随行さんが努めていた。原野であった野原も立派な水田となり、一期作、二期作とお米が二度も取れるようになる。渡台当時のお米は長い米で油砂が入っていて食べると、その匂いに困りはてた。お米作りも最初は台湾米を作っていたが研究者磯永吉博士の発明により蓬莱米と名付けられた。内地米よりおいしいお米が出来るようになる。特に二期作がおいしかった。大柄な母に小柄な父　蚤の夫婦は評判の働き者でした。食べるだけなら犬や猫でもする。子供や孫のために働いてこそ人間なのだと、いつも話していました。自分も父に似た体で水牛もつかい、もっこもかつぎ、男の子の居ない我が家の勤労奉仕は大あたりでした。

十七才の時、姉がおまわりさんの卵と結婚した。私も十九才で結婚し三男二女の子宝に恵まれながら汗と涙の結晶は流れさってしまう。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日本は長い戦いの末、国を焦土と化しながら全面降伏する。長女の婿　終戦一週間前の八月九日、最後のＢ２９の攻撃で台北飛行場にて戦死したのです。

二十一年四月六日両親が血の汗を流して切り開いた吉野村を引き揚げねばならなくなった。六日午前八時清水一組、二組の人達全員が迎えのトラックに乗りこむ。現金で一人千円　着物、夏と冬三枚ずつ、ふとん一人二枚それ以上は持つ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花連港女学校で二晩過ごし八日はベーロンの中学校、九日やっと出来あがったばかりの築港から大戦で生き残った駆逐艦に乗せられて一路、内地に向かって出発する。三十五年前、親子三人が夢と希望に胸ふくらませて、渡った玄海灘を九名もの大家族で夢も希望も無く幼い自分の子供に父親の戦死した幼い孫二人つれ四月十二日朝　鹿児島に上陸した。二度目の苦闘が始まる、生涯忘れることの出来ない朝日とおもいました。

父母の命をかけし開拓の　　花切り取られ　　われいかにせんわき

台湾迷惑何に何にぞ　　ペストにコレラに腸チビス　　それにブンブン　マラリヤ蚊　と　昔は歌われていた荒れ野を

台湾名物何に何にぞ　　砂糖しようのに　ううろん茶　そしてお米が二度取れて　山に黄金の花が咲く

昭和四十五年十月　記憶にあるかぎりの思いでを書いてみる。　堀上わき　六十九才

二、中文版

台灣思想起

賭注的父母性命　　開拓之花被切斷　　我要如何做

明治 45 年 1 月 6 日

父	掘上熊吉	慶應元年 2 月 10 日生	48 歲
母	サダ	慶應 2 年 8 月 8 日	47 歲
次女	ワキ	明治 35 年 11 月 10 日生	10 歲

湯淺虎吉、掘上與八、湯淺平七、細谷安次和田渕喜三太等五個志同道合朋友的家庭，一同由讚岐高松港出發，乘坐かさと丸號跨越玄界灘，航向未曾見過及僅只於聽聞而未知的場所，位於南方的國家，作爲移民的地方。這些只知平穩瀨戶內海的人們，在外海遇到驚濤駭浪，如酒醉暈船所苦的時候，湯淺虎吉叔叔，抱著我去洗臉，使我感覺非常的高興，至今仍記憶清晰。已經年紀不輕的父母，爲何帶著一個年僅 10 歲瘦弱的女兒，穿越千里海洋到台灣，是本性富有進取心？當時所想的心情，現在亦無法瞭解。官營移民的第一項資格是要有家族、擁有四百圓現金，當時四百圓是非常龐大數目的金額。一但出發，心中發誓，無論任何事，三人咬緊牙關，不獲得最後的成功，決不罷休。

家和土地均未滿 13 年無法得到所有權。如果擁有自己的財產後，想回到故鄉一次是自己的夢想。自高松出發時，是 1 月 6 日，剛過完過年。渡過驚濤駭浪的玄界灘，到達目的地台灣東海岸花蓮港外海已是 14 日。雖然一早就到達，但糟糕的是港口，無法停靠大型船隻，因此，停泊在外海，再用接駁船接駁上岸。因風勢非常強勁，何時可以登陸也不可知。踏上新的土地，登陸時充滿希望、不安和稀奇的心情。當初沒有自己的房屋，和其他許多人居住在吉野村入口處的豆蘭之寺廟。父母親未消除旅途的疲勞，立即外出工作。回想當時，浮現徘徊在豆蘭街到的景象。生活居住在豆蘭的寺廟，約 10 天到 2 個禮拜左右。

終於要到將成爲我第二故鄉的日子來到。出發的時候，母親認爲水非常重要，而裝滿茶壺要我攜帶，因路途遙遠，而且是沉重的東西，形成重大的負擔。家僅是徒有形式而已，回想起來，甚至家中也鬼茅雜草叢生。家是六疊二間，庭院相當寬廣。吉野村清水 52 號，吉野村 181 號，土地三町步，房屋及周圍土地有一反牛、農器具是借貸 土地是最初分割給到宮前開墾的人們，以三町步一角爲單位，土地好壞差別很大，清水土地好壞依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區分，並平均分配，三等地距離非常遙遠。在各項事情確定後，從此是父母希望及奮鬥的開始。

一早我出門到學校去，而父母已在此之前外出，天色昏暗下來仍未回到家。我是自己一個人，每天晚上由田地回到家，不知有多少町走，每一間走幾步，回家不知數了多少次，感到孤寂和驚慌而邊流眼淚，數著數等待父母回來。父母到田地去，我也打起精神去學校。開始從花連港朝向吉野，在左側有的簡陋的學校，從一年到三年在此讀書。我三年級時 到學校的道路非常遠。男同學先將路旁長滿

雜草綁起來，從後面喊叫追上，有人因草絆住腳而摔倒，而感到有趣，每天如此做而非常痛苦，但也是充滿喜悅的每一天。不久道路的右側興建完成氣派的學校。那時我已是四年級生。老師的姓名已忘記。好像和磯野老師同縣，非常的疼愛我。

大正二年九月一日，下起暴風雨，終於適應吉野的家，沒有一家可以挺立幸存，吉野村的房屋全倒，無一倖免。颱風之後，瘧疾大流行，老人和孩子相繼地死亡。有年邁的父母在，我每日擔心，沒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人事。在總督府的援助下，重新再建設，由於大家以必死的決心努力，重新再站起來。憂愁的父母，也提起精神賣力工作。在此之前，只有宮前和清水的地方，現在，以中園爲中心，有公所、學校、寺廟，並成爲吉野村的行政中心。

國內人被教育，須作爲台灣人、阿美族、高砂族的典範。阿美族的男性，把長度三寸手指粗細的竹放入耳朵中，裸身、在頭上穿(戴)紅的長毛線，看上去簡直像門神一樣。女性腰間捲著刺繡包袱一樣，咬著檳榔，吐出血紅的痰，似乎像舔血一樣，使兒童心裏會感到可怕。但是聲音，是具有美妙的聲音，在水牛的背上，eehoiyahoiya 大聲的唱著。高砂族住在山上，有傳聞獵取人頭的說法，因此山腳下所有崗哨皆圍起鐵絲網。 父親和母親盡全力開墾的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首先從最近一等地伐木開發，挖掘樹根、清除鬼茅、劈碎巨石移開，年邁雙親的血汗結晶-田地顯現出來。開始栽種甘蔗。收到錢後，由於叔叔沒有小孩，只有領來的養女姐姐，且玲長得非常可愛，給她許多錢。五、六年級時，中園的學校開始使用。每天從學校回家後，就去割取牛隻要吃的草。沒有手套去割鬼茅，不時手都割傷，在學校舉手時都感到不好意思。五、六年級時是最愉快的時候。大正四年畢業，畢業典禮包裹著大的包袱，受到讚美。由於雙親已年邁，不等畢業，就不再升高等科，而不會覺得遺憾。

同學有田淵義美、西川茂、味村湯雪、山本悅子、宮田助、桑原、鈴木辰、福永良子、鈴木麻美、大井榮吉、池上菊雄、上岡辰熊、須田義一、村岡進一，這些是能夠想起的朋友，也僅於這些，其餘已全部忘記。清水是由縱四丁橫三丁四組所分割，水道來說，建有四個儲存水的 tank，各個 tank 供作附近公用的澡堂，而各家並沒有浴室。公用澡堂的人有古賀、花岡、臼杵、新田、玲江、南里、竹川、隨行、松尾、沖村、松尾、掘上等十二家。這些人輪流燒熱水，由於很多人進入澡堂，不能說洗的很乾淨。大正三年開始種植煙草。開始只種植三畝地。大

正五年和藤下先生共同興建煙草乾燥室。在清水是最初家族三人一起拼命工作。早上的晨星，夜月的星星，雖是如此每天都非常愉悅。到九月因爲工作變少有較多空閒，每年去寺廟，練習縫紉。老師是西本願寺傳教所和尚的太太。名字是岡本太太，說實在非常棒的人。教人作爲人的知識禮儀禮法，茶道，花道，及我人生的堅實基礎態度。十六歲的時候，姐姐從國內一個人渡玄海灘回到父母身邊。至今爲止自己一個人感到非常孤寂，心情總覺得變爲更寬廣。身體寬大的姐姐，事實上身體行動非常方便。每天都非常炎熱，也去不習慣的河川工程的工作。母親心急地找尋監督森先生，表達玲未做過粗重工作，做過的工作也沒有效果，但森先生說玲認真賣力工作，非常努力做事，而勝感欣慰。

父母親說過，十三年後取得所有權要回日本一次，因生活忙碌，而不再提起。克服在窮山峻嶺可以見到不知名的大樹、鬼茅、菅芒、大石、碎石之外，也有毒蛇、眼鏡蛇、臭青母、大的錦蛇等各種險阻。十年後村莊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以往家中會長出的鬼茅，現在連庭園內也沒發現蹤跡，取而代之的是種植芒果、デンブリュウ眠、香蕉、木瓜、シヤカトウ、桑樹，和許多的水果樹。村中也有村民大會，主席是宮前的中島先生，從清水來的是，合田的小父及隨行先生也做過。曾是荒野之地已成水田，一期作、二期作，稻米可以一年收穫二次。來台之時，台灣是長米，加入油砂來食用，味道非常不佳。稻作開始也是台灣米，再來是用磯永吉博士研究而命名的蓬萊米。比日本內地米味道更香甜，特別是二期稻作也很甜美。身軀大的母親及瘦小的父親，如跳蚤夫婦一樣的工作。一直提及：狗和貓也會吃飯，但會爲子孫而工作，只有人的這件事。我自己體型像父親一樣，也能駕馭水牛，挑起畚箕，家中沒有男孩，我不用說需承擔家裡重責，這是很自然的事。

十七歲時，姐姐和警察學生學生まわり結婚。我自己也在十九歲結婚，一邊受惠於三男二女，一邊是流不盡汗和眼淚的結晶。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已達長期戰爭的末期，國土已化爲焦土的同時，宣布全面投降。長女婿在戰爭結束一週前的八月九日，於 B29 最後的攻擊戰死台北機場。二十一年四月六日父母必須離開自己流血流汗所開鑿的吉野村。六日早上八點清水一組、二組的人員全部到齊，登上來迎接的卡車。現金一人一千日元 和服，夏天和冬天各三件，棉被一人二個，此外皆無。在花蓮女子學校度過二晚，八號在ベーロン的中學，九日

終於從已建造完成的築港出發，登上大戰後倖存的驅逐艦，一路向日本前進。三十五年前，家族三人心胸充滿夢想與希望，現在雖是九名的大家族橫越玄海灘，已無任何夢想與希望，帶著自己幼小的小孩及已沒有父親的幼稚姪兒二人，四月十二日早上於鹿兒島登陸。是第二次艱苦奮鬥的開始，我想這是我一生難以忘記的早晨。

賭上父母的生命　　開荒的花朵被切斷　　我要如何做

台灣的麻煩是什麼呢，鼠疫、霍亂、腸 chibisu，加上嗡嗡作響的瘧蚊，和從前被高唱的荒野。

台灣有什麼有名物產呢，砂糖、烏龍茶，並且稻米可以二穫，滿山遍野的金黃色花朵。

昭和四十五年十月　試著依記憶所及來寫作。掘上わき

六十九歲